

敬齋古今註

附拾遺



敬齋古今

註附拾遺

李治撰

中華

書局

叢書集成初編

敬齋古今藪附拾遺

中華書局出版發行

(北京王府井大街三十六號)

北京石景山區中華書局印刷廠印刷
一九八五年北京新一版

開本：七八七乘二〇九毫米三十二分之一
統一書號：一七〇一八·一五一

敬齋古今註

此據聚珍版叢書本排印
初編叢書尚有海山仙館
叢書本畿輔叢書本皆爲
覆聚珍本

御製題敬齋古今註有序

永樂大典聚書雖多。而依韻雜排。割裂凌亂。以有用之書。散置無用。誠可惜已。茲命詞臣重加校錄。臧輯于零斷之餘。率多善本。古今註其一也。此書目見于元史者。凡四十卷。今所收雖僅五之一。而四庫臚編。具有條理。仍不失爲完書。且辨析疑義。折衷釐正。尤極精審。洵散篇中之最佳者。至李治以註名書。惟取義于不外聽。予則以註續塞聰。有合于君臨之道。因題什而序之。

韻分書割太無端。不學從來致浩歎。袁散排全資翰苑。連珠集腋得神完。單研喜見仁卿字治著。典核應同觀國王看。方朔創言蘊古衍。雖駐機塞耳而聽于無聲。張蘊古大寶箴語。釋文永惕作君難。

敬齋古今薈目錄

卷一

經類三十三條

卷二

經類三十四條

卷三

史類四十六條

卷四

史類三十九條

卷五

子類三十三條

卷六

子類二十一條

卷七

敬齋古今註

目錄

集類四十二條

卷八

集類四十五條

臣等謹案敬齋古今註元李治撰治字仁卿自號敬齋真定樂城人金末登進士第辟知鉤州金亡後家于元氏世祖屢加禮聘最後以學士召就職某月以老病辭去事蹟詳見元史本傳此書原目凡四十卷其以註名者案漢書東方朔傳註續充耳所以塞聰師古注謂示不外聽治蓋專精覃思穿穴今古以成是書故有取于不外聽之義元史本傳邵經邦宏簡錄黃虞稷千頃堂書目俱作古今難當因字形相近傳寫致訛文淵閣書目題作宋人則又其攷核之不審也治此書專爲攷訂而作取載籍疑義一一詳辨其間偶疏者如以目擊道存解孟子不下帶比擬頗爲失倫又論匈奴傳單于乘騾遁逃渚化帖漢章帝書尙沿舊說又論小雅每懷靡及一條禮記鄭注溫藉一條皆參雜韻語成章亦不免涉文人狡獪之習然其記問淵通于千古沿訛習謬之故實能鉤深索隱而洞見其所以然故其說經自漢唐諸儒傳疏以逮程朱緒論皆折衷會通無所偏主其論史及子于司馬遷班固范蔚宗司馬彪令狐德棻歐陽修等紀錄之非楊倞李軌宋咸成元英王肅等注釋之誤無不剖別是正其評詩文于訓詁之異同體製之正變抉摘亦極爲精審在宋元說部中典核可比孫奕王觀國博瞻可比洪邁王應麟其他實未有能過之者也治著述最富今恆測圖海鏡尚有傳本

餘多亡佚。此書散見于永樂大典中者。雖不及什之四五。然菁華具在。猶可藉以攷見崖略。謹哀綴排次。依經史子集。以類分輯。各爲二卷。編訂成帙。俾不致泯沒。于讀書者旁參互證之功。實不無裨助云。乾隆四十年二月恭校上。

總纂官侍讀臣紀昀

侍讀臣陸錫熊

纂修官庶吉士臣平恕

敬齋古今莊卷一

元李 冶撰

卦有六爻。初二三四五上也。卦有六德。剛柔仁義陽陰也。自下而上。以之相配。則初爻剛。二爻柔。三爻仁。四爻義。五爻陽。六爻陰也。只以乾一卦推之。便盡此理。

天體正圓如彈丸。地體未必正方。令地正方。則天之四遊之處。定相窒礙。竊謂地體大率雖方。而其實周匝亦當圓渾如天。但差小耳。又地體凝然不動。顯著直方之德。亦得謂之方也。故乾卦不言天圓。而說卦則云爲天爲圓。說卦不言地方。而坤卦則云直方大。

坎卦象辭。水流而不盈。第五爻辭。坎不盈。王輔嗣以前爲險陷之極。以後爲險難未盡。雖彖爻各爲之說。而中間自有條貫。不可亂也。知此水流而不盈。專指九二言之。

歐陽公不信周易繫辭。而于序卦則未嘗置論。豈于十翼舉皆不信。略摘其一二而言之歟。將各有其說。或間有可否于其中也。夫六十四卦。固有伏見翻置者。亦有彼此對待者。必以爲聖人一一而次第之。則殆有牽強之累。必以爲後人所述。特託孔子之名。以取信于世。則是輕以誣聖牘也。與其誣之。毋寧信之。此蓋孔子見古之易書。其諸卦前後相聯。悉已如是。因而次第之。以爲目錄云耳。初非大易之極致也。或者欲以此爲義文之深旨。則謬矣。

郭兼山先生說。乾之策二百一十有六。六之則三十六。又四之則九也。坤之策百四十有四。六之則二十四。又四之則六也。故曰。九六乾坤之策。此其言六者。卦別六爻也。所得則每爻之正策也。言四者。策以四揲也。所得則老陽老陰之正數也。義固然矣。然兼山先言大數。而次言六之四之者。皆非也。正當云。乾之策二百一十有六。如卦別六爻而一。則得三十六。又以四揲而一。則得九。是謂老陽。坤之策百四十有四。如卦別六爻而一。則得二十四。又以四揲而一。則得六。是謂老陰。如此則爲相應耳。蓋算術凡言幾之者。皆爲相乘。非相除也。

陰陽相配之物。而老少又必相當。乾之策二百一十有六。老陽也。坤之策百四十有四。老陰也。老陽老陰。相得爲三百六十。則周蓍之日也。乾之策一百六十有八。少陽也。坤之策一百九十有二。少陰也。少陽少陰。相得爲三百六十。亦周蓍之日也。借使老陰少陰爲耦。則得四百有八。課于周蓍之日。爲多四十有八。使少陽老陰爲耦。則得三百一十有二。課于周蓍之日。爲少四十有八。多亦不能成歲功。少亦不能成歲功。蓋陰陽不相當也。然其過與不及。皆適均于四十八者。陰陽老少之數。皆相隔者二。而乾坤每爻之策。皆二十四。二之二十四。計得四十八也。以是推之。老陽多于老陰之策七十二。則陰不及陽者二爻也。少陽少于少陰之策二十四。則是陽反不及陰者一爻也。陰不可太過。陽不可不及。故于乾坤之策。不取少陽少陰。而專取老陽老陰。三百八十四爻。不取七八。而獨取九六也。

王弼既注易。又作略例上下一篇。唐四門博士邢璣爲之序。有云。臣舞象之年。鼓篋鱣序。按禮記內則云。

十有三年學樂誦詩舞勺成童舞象學射御鄭玄云成童十五以上又云擊鼓鼗衆乃發籥出所治經業又後漢楊震傳鶴雀銜三鱧魚案鶴雀原本作冠雀今據後漢書改正飛集講堂前鱧音善然則瑋自謂年十五始入學也唐邢璣注王弼周易略例其自序云孔丘三絕未臻區奧劉安九師尙迷宗旨以劉安而齒孔子邢子可謂不知類矣

伊川易傳曰下愚而能革面何也曰心雖絕于善道其畏威而寡罪則與人同也惟其有與人同所以知其非性之罪也李子曰下愚畏威而寡罪爲與人同而知其非性之罪則聖人之生知賢人之克己亦非性之功也由是言之性無與于賢愚惟盡性者有能與不能耳

晦庵語錄論周易多說占得此爻爲君子之行則吉爲小人之行則凶是有近于兒童之說易三百八十四爻何者不然繫辭所謂吉凶者貞勝者也又云懼以終始其要无咎豈有爲小人之行而獲吉者耶晦庵議論必不出此此等直傳聞之誤

孔安國尙書序曰伏羲神農黃帝之書謂之三墳少昊顓頊高辛唐虞之書謂之五典是以三墳當三皇五典當五帝也然攷之司馬遷史記則云嫫力追反祖爲黃帝正妃生二子其後皆有天下其一曰玄囂是爲青陽青陽降居江水其二曰昌意降居若水昌意生高陽是爲帝顓頊也顓頊崩而玄囂之孫高辛立是爲帝嚳嚳父曰蟠極蟠極父曰玄囂玄囂父曰黃帝自玄囂至蟠極皆不得在位至高辛卽帝位高辛于顓頊爲族子娶陳鋒氏女生放勛娶嫫音氏女女生摯帝嚳崩而摯代立摯立不善崩而弟放勛立是爲

帝堯。又曰。顓頊生窮蟬。窮蟬生敬康。敬康生句望。句望生橋牛。橋牛生瞽叟。瞽叟生舜。自窮蟬以至帝舜。皆微爲庶人。司馬遷所記止此。而所謂少昊者。絕不稱道。甚可疑也。按帝繫本紀家語。五帝德皆云。少昊卽黃帝子青陽是也。又春秋左氏傳文公十年。少昊有不才子。天下之民。謂之窮奇。杜預注云。少昊。金天氏之號。次黃帝。然則黃帝崩後。少昊卽位。爲得其實。故孔安國以黃帝爲三皇之末。以少昊爲五帝之首。而次及高陽。高辛氏也。今司馬遷乃云。黃帝崩。葬橋山。其孫昌意之子高陽立。是爲帝顓頊。顓頊崩。帝嚳立。帝嚳崩。帝摯立。帝摯崩。而帝堯立。帝堯崩。而帝舜立。是黃帝歿後。殊無名少昊者也。則諸書何爲備數以爲五帝乎。蓋玄囂卽少昊氏。而司馬遷謬誤不載錄耳。司馬遷又謂玄囂是爲青陽。降居江水。此又妄也。當是昌意先降江水。後降若水。司馬遷既不以玄囂爲少昊。謬謂青陽降江水。昌意降若水也。皇甫謐云。黃帝在位百年而崩。而通鑑舉要曆云。黃帝在位六十五年。謐又云。顓頊在位七十八年。舉要歷云。顓頊在位一十八年。豈少昊在位之年。或在黃帝六十五年之後。或在顓頊一十八年之前也耶。西伯戡黎。奔告于受。孔安國傳云。受。紂也。音相亂。然黎則今之黎城。史記作耆。何也。豈亦以音相亂乎。皆不可必也。

五福六極。皆指人事言之。晉五行志說。凶短折。則謂人殤曰凶。禽獸曰短。草木曰折。推原箕子之意。寧復有此。若福極之事。兼飛走草木而言之。則夫五福之中。若富與攸好德。六極之中。若憂與貧。豈飛走草木亦有是耶。

嚶嚶草蟲。趨趨阜螽。注云。興也。嚶嚶聲也。草蟲常羊也。趨趨躍也。阜螽螬也。箋云。草蟲鳴。阜螽躍而從之。異種同類。猶男女嘉時。以禮相求呼。疏曰。以興以禮求女者。大夫隨從君子者。其妻也。正義曰。釋蟲云。草蟲負螬。郭璞曰。常羊也。陸機云。小大長短如蝗也。奇音青色。好在茅草中。釋蟲又云。阜螽螬。李巡曰。蝗子也。陸機云。今人謂蝗子爲螽子。兖州人謂之騰。許慎云。蝗螽也。蔡邕云。螽蝗也。明一物。案以興以禮求女。引之既稱疏曰。又稱正義若兩人之說。失于不檢。李子曰。草蟲正言草中蟲耳。阜螽即蝗類。草蟲嚶嚶而鳴。阜螽躍而從之。蓋以類相求也。說者既以草蟲爲螽。又以螽爲蝗。又雜以常羊。負螬螬騰。蝗子之屬。卒無定名。師說相承。五經大抵如此。學者止可以意求之。膠者不卓。不膠則卓矣。又中華古今注曰。結草蟲一名結葦。好于草末折屈草葉以爲巢窟。處處有之。

詩曰。人涉卬否。卬須我友。書曰。予恐來世以台爲口實。孟子曰。我善養吾浩然之氣。予台。卬。我。吾。五者一也。而于一二句之內。言之各異者。或指我身。或指我心。心身從異。輕重之辭。

氓之蚩蚩。毛以蚩蚩爲敦厚之貌。此殊害義。且此篇序云。宣公之時。禮義消亡。淫風大行。男女無別。遂相奔誘。華落色衰。復相棄背。攷其詩。則氓之蚩蚩。抱布貿絲。匪來貿絲。來卽我謀。及女也不爽。士貳其行。士也罔極。二三其德。此皆指言奔誘棄背之事也。夫其人也。又豈有敦厚者哉。若曰。氓之始來也。詐爲是敦厚之貌。而實相誑誘。意或可通。然按字書。蚩蟲名。亦輕侮也。則蚩蚩者。乃薄賤媮淫之態。非敦樸謹厚之容也。是故事之可鄙者曰。嚶。貌之至陋者曰。媮。又古無道之君。有蚩尤者。蓋以其蚩蚩之尤者而名之。如

渾敦窮奇。樛杌饕餮之比。毛氏乃以蚩蚩爲敦厚。則真臆說耳。不足據也。

國風方秉簡兮。贈之以芍藥。貽我握椒之類。皆以爲外藉芳香可翫之物。持贈所懷。旣以盡其交結往來之權。且以表其深相愛慕之情也。

屋甚渠。庭甚除。拱兩手而閒居。何樂如之。顧無所事于閒。乃伐屋而瀦之。挈庭而茨之。招招焉。敝筋骨而舐手足。我旣無慮。人且無以途。是人也是果何爲者也。詩皇皇者華云。每懷靡及。每懷靡及。止言常恐不及耳。而毛以爲雖懷中和。猶自以爲無所及。鄭以爲每人懷私。則于事無所及。句之二先生者。豈非無所事于閒。而瀦屋茨庭者乎。鄭雖引春秋外傳以爲說。吾以爲外傳亦各自爲說耳。

古者登車有和鑾之音。謂馬動則鑾鳴。車動則和應也。鑾或作鸞。其義皆同。鸞以其有聲。鑾以其金爲之也。杜預左傳注云。鸞在鑣。和在衡。而毛氏詩傳云。在軾曰和。在鑣曰鸞。軾乃車內所憑之物。和在軾。車動未必能鳴。衡軛之間。與馬相比。動則有聲。此當以杜說爲正。

角弓。無教猱升木。如塗塗附。君子有徽猷。小人與鬬。猱之性善登。教之登木。則登必高。塗之性善附。以之附物。則附必固。以喻小人之性善譏佞。而幽王好之。則譏佞必愈甚。故詩人曉之曰。王其勿教猱猱之升木也。若教之升木。是猶以塗塗物。豈有不附著者乎。言小人不可昵近。惟當信任君子耳。今王不知其然。于其九族之中。號爲君子。有徽美之道者。可親而不親。乃于譏諂邪佞之小人。與之連屬也。鄭氏箋以爲人心皆有仁義。教之則進。又謂君子得聞譽。小人樂與連屬。實所未喻。

白華篇。嘯歌傷懷。念彼碩人。實勞我心。正指申后爲碩人。如碩人其頤。衣錦綢衣。皆指美者而言。理明白。而辭婉順。無一毫可疑。而說者乃以爲褒姒。一何所見之偏耶。

詩大明會朝清明。毛云會甲也。疏謂會值甲子之朝。不終此一朝。而伐殺虐紂。天下乃大清明。無復濁亂之政。毛云會甲者。非訓會爲甲。以會朝爲會甲也。以會朝爲會甲者。謂共會于甲子之朝也。蔡誓曰。惟十有三年春。大會于孟津。又曰。羣后以師畢會。皆會集之明文也。會朝清明。言所會甲子之朝。不待前徒倒戈。已翦殷殺紂。天下翕然變濁亂而爲清明也。疏謂甲子之朝。則誠是。而云會值。則與毛傳悖矣。

生民或簸或蹂毛云或簸糠者或蹂黍者箋云蹂之言潤也春而杵出之簸之又潤濕之將復春之趨于
 鑿也疏孫毓云詩之敝事率以其次既簸糠矣而傳以蹂爲蹂黍當先蹂乃得春不得先春而後蹂也既
 蹂既釋之黍之是其次也箋義爲長李子曰孫毓之言非也蹂者按抄之也今之春者既已簸去其糠矣
 必須重爲蹂按然後復投臼中而春之先蹂後簸自爲次第然今蹂字次簸而言則是未簸以前將春之
 際蹂雖不舉其蹂自明又既簸且蹂必將復春再蹂春足以見趨鑿之意矣孫取鄭說爲長則必以蹂爲
 潤濕富之以蹂爲潤匪治攸聞案鄭箋以蹂爲潤濕取柔字爲義孔疏以蹂爲蹂踐以本字爲義此以蹂爲投抄則蹂當改蹂矣于義未當朱子集傳謂蹂禾取穀以繼之訓解既

卷阿篇似先公酋矣。鄭云：嗣先君之功而終成之。說者曰：成王之所繼嗣者先王也。而云先公，公是君之別名。說者之言非也。士事也。公功也。先達例有此解。蓋先公卽是先王之功。

釋文云。錢鈔。古田器。世本云。垂作鈔。宋仲子注云。鈔。刈也。然則鈔。刈物之器也。

長發受小球大球。爲下國綴旒。荷天之休。傳曰。球。玉綴。表旒。章箋云。小玉。尺二寸。圭也。大玉。瑳也。執圭摺瑳。以與諸侯會同。結定其心。如旌旗之旒。瑳焉。擔負天之美譽。爲衆所歸鄉。疏云。毛以爲湯受二玉。以作天子。爲下國諸侯之表章。鄭以爲湯受二玉。與諸侯會同。而諸侯心繫天子。如旌旗之旒。綴著于瑳。釋文。瑳。所銜切。絳韻書。史炎切。旗幅爲瑳。

古詩三百五篇。皆可聲之琴瑟。口詠其辭。而以琴瑟和之。所謂絃歌也。古人讀詩者皆然。使今學者。能彷彿于古人。則人心近正。庶幾詩樂之猶可復也。

莊公十一年。宋大水。公使弔焉。曰。天作淫雨。害于棗盛。若之何不弔。言若之何不弔。所以致不敢不弔之意耳。以文勢觀之。其旨自見。杜註不弔。乃云。不爲天所愍弔。誤矣。襄十四年。衛獻公出奔。齊公使厚成叔弔于衛曰。寡君使瘠聞君不撫社稷。而越在他境。若之何不弔。曰。以同盟之故。使瘠敢私于下執事。有君不弔。有臣不敏。君不赦宥。臣亦不帥職。增淫發洩。其若之何。厚成叔所謂若之何不弔。與弔宋之語。其意一也。杜于衛獻公無所釋。而于宋則遽謂不爲天所愍弔者。豈以爲莊公之傳。已有此解。而襄公之傳。不煩複說歟。以爲衛獻播越。乃其自取。而宋之大水。天實爲之。故獨謂宋公不爲天所弔歟。求之二說。俱不可得。而通也。跡夫弔宋之語。至于若之何一句。則止容有天不愍弔之義。而厚成叔既云。若之何不弔。而其下方致弔辭。則不弔之語。必不主于天也。且客弔主人。必先指彼事。次道已愍。以相慰諭。然後弔禮成。

焉。謂天作淫雨，害于棗盛，指彼事也。謂若之何不弔，道已惡也。今俱以爲指彼事，無乃闕乎哉？若曰：淫雨由天降災，上天所當懲悼。若之何？天不弔宋，播越由人失德。上天不當垂卹。若之何？魯不弔衛，宜事異而辭同。此又兒童之見也。夫天降災害，所以警人君也。播越固由于失德，而天作淫雨，安知其不由于宋君之失德乎？論事初不當如此。但因天作淫雨，輒以不弔主天，徵之事則有室審之文，則不完，故爲辨之。左傳僖公六年，許僖公見楚子，面縛銜璧，大夫衰絰，士輿櫬。楚子問諸逢伯，逢伯對曰：昔武王克殷，微子啓如是。武王親釋其縛，受其璧而赦之，焚其櫬，禮而命之，使復其所。又史記宋世家云：武王克殷，微子啓乃持其祭器，造于軍門，肉袒而縛。左牽羊，右把茅，膝行而前。武王乃釋微子，復其位如故。而孔穎達疏尙書于微子之命，不信史記，以爲遷之書，辭多錯謬，面縛縛手于後，故口銜其璧。又安得左牽羊，右把茅也。余以爲穎達之言未必是，遷之言未必非。蓋大夫衰絰，非著衰絰，必齋持之也。許公使大夫齋衰絰，士輿櫬，微子所以如是，則齋而輿之者，必其從者也。宋世家又謂持祭器造于軍門，所謂祭器者，雖不必備計不一而足，亦當令從者持之。喪服，櫬，柩，簠，簋之類，皆屬諸從者。則左牽羊，右把茅，亦從者之事，決非微子兩手牽把之。穎達以手縛不能爲用，爲司馬遷之失，此非遷之失，乃孔氏之失也。然史記與左傳所載不同者，蓋其所採錄，有或詳或略云耳。

左傳鄭子家與晉趙宣子書曰：鉦而走險，急何能擇。杜注：鉦，急走貌。孔疏云：鉦文連，故爲疾走貌。治曰：鉦之爲文，安得爲疾走之貌乎？孔說以連文言之曲矣。鉦，挺古字，通用挺，挺，勁捷也。勁捷卽疾走之貌。